



绩溪杂记

■ 安徽合肥 王唯唯

在安徽的版图上，绩溪是一块弹丸之城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弹丸之城，是古徽州六县之一，徽州文化发源地之一。退休前，因工作需要每年都要去绩溪一两次，自五年前退休后就再没去过，今年春节，也是一时兴起，一个人跑到绩溪过了个年。

到达绩溪县城已近中午。在事先预定的快捷酒店办好住宿手续后，走进一家土菜馆。进到店里，一眼就看到墙上菜单里的“胡氏一品锅”。我在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期间，看过“胡氏一品锅”申报非遗项目的材料。“胡氏一品锅”原称“绩溪一品锅”，属徽菜系。1938年，胡适先生在任驻美国大使期间，以“绩溪一品锅”招待外宾，并亲自命名为“胡氏一品锅”。从此，家乡人为了褒扬胡适对家乡菜的贡献，将“绩溪一品锅”改称“胡适一品锅”。

填饱肚子，按照事先所定的计划，打出租车去了上庄村胡适故居。

胡适故居建于1897年，由两个三合院组成前后两堂，二楼前后通转。坐北朝南，建筑面积300平方米，硬山屋顶，马头墙封砌。大门前有一庭院，大门用水磨青砖雕凿砌筑，翼角腾空，鳌鱼展翅。四块砖雕梁架，其内容为：刘备招亲、姜子牙钓鱼、三顾茅庐和太白醉酒。雕刻繁简相宜，制作工巧精良。前堂面阔三间，明间为客厅，东西各设上房。西上房曾为胡适儿时住房和结婚之新房。后堂布局同前堂，但规模略小，东侧有厨房。故居内的木隔扇、窗栏板，均为平底阴刻兰蕙图。雀替、斜撑等都有精美雕饰。这些雕刻，皆出自胡开文墨模雕刻大师胡国宾之手。胡适的家书手稿、著作、照片、遗物及有关资料百余件，将分别在南向书房、东楼房、西轿厅内展出。

满怀对先生的敬意，我在先生故居前留了影。湖村与上庄村仅隔十多公里，已有800多年历史。湖村有个号称“中华门楼第一巷”的门楼巷。砖雕主要用于门楼装饰。古人对门楼的装饰非常讲究，常有“千金门楼四两屋”的说法。砖雕，是用青灰砖雕成，是三雕中工艺最复杂的，堪称民间艺术极品。湖村门楼砖雕堪称徽州之最，每一幅砖雕都是一件稀世珍宝，主要特点一是雕刻面积大，数量多。二是砖雕门罩的形制较为丰富。三是雕刻技法娴熟。四是雕刻内容丰富，物象生动。五是湖村砖雕门罩时跨300余年，从清初到民国连续不断，准确、客观地反映出清代和民国年间湖村的社会状况、政治地位、经济实力以及湖村人的审美取向，是极为难得的文史资料。

可能是因为今年提出“就地过年”的原因，若大个村子，仅我一个闲人，兴致清幽，层层叠叠。

第二天去了龙川胡氏宗祠。胡氏宗祠坐北朝南，砖木结构，三进七开间，由影壁、平台、门楼、庭院、廊庑、享堂、厢房、寝室、特祭祠等九部分组成。享堂是宗祠的主体部分，由四十八根立柱和五十四根梁枋构成，明间采用减柱造，上首设置祭龛，上方悬挂光禄王书赠的双龙祥云匾。东、西厢房天花板施以彩绘，富丽华贵。宗祠集徽派木、砖、石三雕及彩绘之大成，其中以木雕最为精湛。梁枋、斗拱、博风、雀替、枫拱、驮峰、平盘斗、替木、叉手、木隔扇、柱础、梁脐上，均有精美雕刻。门楼的额枋上，雕饰作战场面，千军义勇，万马驰骋，气势磅礴。享堂东西两序的木隔扇，用浮雕技法，将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贵品格刻划得淋漓尽致，祭龛前首一排木隔扇，则是“百鹿图”。鹿之造型逼真，姿态各异，其高超的雕刻技艺，可谓“天工人可代，人工天不如”。胡氏宗祠被誉为“木雕艺术厅堂”和“江南第一祠”，实不为过。

距县城四公里的孔灵村有一个渥园。园内有两大看点，一是三块匾，二是八角玄井。八角玄井的水面倒映出屋檐相围的方形天窗，这是“四水归堂”徽派建筑的特色。井壁中间的龛洞内供奉的是龙王爷，左右龛洞内供奉的是雷公和雷婆。坐在井边的美人靠上，抬头看着方形天窗，看着看着，突然想到了“闲”的繁体写法，门里一个月，取倚门望月之意。人只有闲下来，才会有倚门望月的雅趣啊。

大年初三，我的绩溪之行结束了，临走前的晚上，一个人在街上闲逛。街上人少、车少，静谧，时间的钟摆此时也都显得慢了下来。走在灯光里，影子一会在前一会在后，一会在左一会在右，节奏不紧不慢。小城的慢与闲，可珍，可贵。

枇杷熟了“一树金”

■ 重庆 何龙飞

初夏时分，公路边的枇杷树上“探”出了金子般的果实。我和妻子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枇杷熟了，金黄得可爱，可谓名副其实的“一树金”。如此盛景，岂能不动人、动心！这样的本地枇杷更甜，更好吃，买些回去做枇杷膏吧！我们形成如此共识，向枇杷树旁的一位中年妇女提出请求。“哎呀，这几株枇杷不是我家的，而是叔叔家的，我做不了主！”中年妇女坦然相告。而妻子买枇杷心切，再次恳求。我呢，也在一旁帮腔。

中年妇女说“实在没办法”，无奈，只好作罢。不过，她叫我们隔两天到她家去摘“一树金”，保证品质。想到到时时间“错不开”，我们只得说“到时再说嘛”，应付了中年妇女之邀，遗憾地离去。还好，我们对“一树金”的向往和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，以至于睡梦中都还在念叨枇杷，摘尽枇杷一树金嘛，那是多美的事啊！应验成真啦！第二天，么舅打来电话，叫我们抽时间去他家摘枇杷。终于见到了么舅地坝边的“一树金”，我们兴奋至极，安好板凳站上去，专心致志地摘熟了枇杷，一颗颗地放进撮箕里。

不经意间，摘够了，我们就此打住，一个一个地剥皮，放进嘴里咀嚼起来，那香甜足够我们陶醉的了。么舅是个爽快、耿直之人，连忙说：农村出产之地，他们吃不完，也卖不了多少钱，所以，就喊亲朋来摘、来吃，以浓烈亲情和友情。

“要吃就吃个够！要摘就体验个够！”抱定这

样的想法后，我们对“一树金”越发钟爱，要么到城郊农户家摘、买枇杷，要么到水果市场“批发”来吃，要么在街上遇到卖枇杷的小贩买来吃，只为了洒脱视觉、嗅觉、味觉，犒劳肠胃，愉悦心灵。

当然，一旦发现色差、不够熟的枇杷，我们会及时予以反馈，以便“一树金”们更好地销售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值得一提的是朋友送来一大盒礼品装枇杷，成熟度不够，与其他“一树金”相比差距甚大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食欲，也影响到果农的声誉。为此，我们告知了朋友，又与果农取得联系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，令朋友及果农感动不已，及时为我们赠送了成熟的“一树金”。

那时，我们倍感欣慰，倍加喜欢“一树金”。其实，我们是在慰藉乡愁。是啊，记得儿时的我们总喜欢父母在地坝边、田边地角栽的枇杷树，总爱关注枇杷开花、结果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叹枇杷熟了“一树金”。

面对如此“一树金”，怎能不唤起我们的共鸣，怎能不激发我们的食欲，怎能不滋生我们喜爱的情愫！当搭着梯子上树摘，吃够了“一树金”后，我们是何等的心满意足，何等的快乐和幸福！如今，枇杷熟了“一树金”，我们的乡愁浓烈起来，我们的心情激动起来，我们的行动迅速起来，我们的生活幸福起来，实在是“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”。

华山记

■ 四川成都 宋扬

华山诸峰，风格迥异。西峰之险、南峰之高、东峰之美、北峰之壮无不让人惊叹。西峰索道，是我乘坐过的最惊险的索道。为了让缆车获得攀升时必须具有的加速度，索道一出发便开始提速。缆车行进到最幽深的山谷时，突然刮来一阵让人震颤的风，缆车开始来回晃动，座座山峰如刀似箭，仿佛一不留神，我就会被它们刺穿五脏六腑。我旁边的一位看起来还算健壮的小伙子紧闭着双眼，脸色由白变青。我好歹站起来录了一段视频，他反手抓着背后的靠背，手一直没有松开过。就在我们以为缆车终于到站时，殊不知，这仅仅是西峰索道的中转站……

在华山西峰的“龙脊栈道”，一边是千丈悬崖，一边是四十五度的斜坡。在“龙脊”上，前人开凿出的每级台阶都倾向了斜坡方向，那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导致的必然的趋利避害的唯一选择。尽管如此，走在“龙脊”上的人们依然歪歪扭扭，滑向斜坡的方向，虽然有护栏的保护，也难免惊吓一场。

登顶南峰，已经青天在握，白云可驾。俯瞰西峰的“龙脊”，那里正蜿蜒爬行着登西峰的人们。南峰之下，四面山峰簇拥。我的脚下是莽莽八百里秦川，透过望远镜，黄河渭水如紫似带。这一切，让人不由吟诵起寇准的诗句来——“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奇。举头红日近，俯首白云低。”“五更看日出，一夕听秋风”，东峰是观日出的胜地。有备而来的人们带了帐篷在东峰安营扎寨，只为一睹华山日出的壮美。一块巨石兀自凸出于绝壁之外，似苍鹰之嘴。苍鹰好像已经锁定了远处的红日，你看，它的翅膀挥动起来了！它就要搏击长空，迎接初升的太阳！

正因为北峰最低，所以人们能更近距离地观察那整块的花岗岩的纹理。山就在你的面前，夕

阳照射在原本白得让人心生恐惧的山峰上，给山们罩了一件金衣。仰头，如观望一尊尊浑身散发着金光的佛。华山美丽而险峻，登顶华山的人是勇敢的冒险者，是不屈的奋斗者。

华山派第一代宗师元代道人贺志真为了寻一方静土，在绝壁上凿出一条仅二三十厘米宽的栈道，栈道一侧是万仞高的悬崖。那石壁仿佛被天神的巨斧垂直劈下，不留下一根草木。“长空栈道”时关时开，经常处于维修状态，足见其危险系数之高。

何止“长空栈道”“苍龙岭”“鹞子翻身”“云梯”……甚至华山的每一级台阶，都让人步步惊心。然而，在这样的路上，依然有从山下背着货物上山的背夫，他们微薄的收入，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，他们用他们的脊背支撑起一个个家庭的希望。时光回溯到70年前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“智取华山”的队伍，不信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的邪，硬是靠双脚，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单单是坐索道，我们已魂飞魄散，那华山索道的修建者所面对的更危险更是超乎想象。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塔基是如何浇筑成功的？那几千米长的缆绳是如何拖上山的？我思索良久。不过，如今的中国，“神州飞船”可上九天揽月，“蛟龙号”可下五洋捉鳖。所谓“山高人为峰”，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探索一直倔强而坚定。

